

上海正一道教過關儀式初探*

祝逸雯

摘要

過關，也叫作「度關」、「禳關煞」或「禳關度煞」，原是为兒童舉行的禳解災厄或祛除疾病的方法，現在也可為成人舉行，既有個人過關，也有集體過關。這種儀式可見於浙江蒼南、金華，貴州湄潭、德江土家族，廣西昭平，甘肅環縣等地，但各地的做法保留著當地的特色。《申報》上記載，每逢紫微大帝誕辰，上海人便會扶老攜幼，湧向過關道場，由羽士為之禳關，這種風俗也流行於附近的杭州、南京等地。在當代上海，過關屬於冷門科儀，以浦東三林崇福道院和南匯地區舉行較多，各道場所用的科本也有所不同。本文將以崇福道院的《清微禳關解煞元科》為主，介紹過關法事的主要流程，並與金羽道人手書的《太上清微禳關解煞金

祝逸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現任上海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研究興趣為道教儀式和當代上海道教，曾發表〈鄭思肖《太極祭鍊內法》研究——在法師身中完成的濟度儀式〉、〈聚氣回靈，九轉生神：蔣叔輿《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中的鍊度儀〉、〈道教儀式在當代社會中的變化——上海城隍廟的太歲法會〉等論文。

* 本文的寫作得到了上海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當代上海道教科儀研究」課題的資助，並得到上海崇福道院張開華、呂東，上海城隍廟薛明德，上海市道教協會王華等諸位道長的指點，在評審過程中，有幸得到三位匿名評審人的寶貴建議，在此一併致謝。

科》作對比，兩者雖然具有相近的儀式結構，但在細節上略有不同。召將、戲劇性和信眾參與性是上海正一道教過關儀式的三個特點，召將向來是上海正一道教科儀的基礎法事之一，而戲劇性和信眾參與性使得過關儀式更接地氣，在集體過關裏表現得尤為突出。

關鍵詞：過關儀式、崇福道院（聖堂）、上海道教

COPYRIGHTED MATERIAL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一、前言

生兒、育兒一直是中國人的大事，從母親妊娠、臨盆直到孩子成年，整個過程都有一系列的禮俗相伴。法國傳教士祿是邁 (Henry Doré, 1859–1931) 在上海和江南一帶傳教時，蒐集了大量中國民間習俗資料，包括孩子在誕生和成長過程中的「迷信習慣」，如戴銀鎖和項圈、留箍、穿和尚衣和百家衣、認乾親等等，其中也提到了「過關」。¹ 道教中也有相應的禳解之法，如《道法會元》卷四十三收錄的《清微保生文檢》，其中有分別向九宸、九司、北斗、三官、東嶽、魏祖等上啟的心章、洞章或箋，就是為了祈禱神靈「宣注先天道炁，生旺正炁，消除疾患，保固形神，營護胎元」。同卷還有一份屬於清微灌斗急告大法的《告斗拜延生度厄心章》，有保嬰之用，這是向中天大聖地斗九皇解厄星君和北斗九皇夫人進呈的心章，「特為嬰孩赦宥宿生罪業，順調行限星辰，消三刑六害之災，解四關九厄之難」。² 這是通過告斗之法，為孩童解厄斬煞，添祿增算。

過關，也可稱為「度關」、「禳關煞」或「禳關度煞」，原是為兒童舉行的禳解之法。人們相信，小孩子從誕生開始，就會遭遇種種關隘，若適逢病厄，必是命犯關煞，需要道士帶領孩子過關，消災祛病。在以前的上海，這大概是富有人家才負擔得起的活動：「有錢人家生下兒子，便請道士做『過關壽祿』，目的是祛邪消災求吉利。」³ 這是為某位孩童消災而舉行的個人過關儀式，清末創刊的《申報》上記載的過關則是由普通民眾一同參加的集體儀式，場面極其熱鬧。無論是

¹ [法]祿是邁著，據[英]甘沛樹英譯本，高洪興譯，李天綱審校：《中國民間崇拜（第一卷）：婚喪習俗》（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4），頁10–18，書中附上了三十個關口的名字。

² 《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第29冊，頁33下–38上。

³ 尹繼佐等：《民俗上海·南匯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頁145。在一些民俗記述裏，過關、拜斗和受籙常常混用在一起，如，「拜斗：道士祈禳星斗之一法。有『過關橋』、『受籙』等迷信活動。往往為財主富紳及其子孫避免『關煞』，或患病求壽而作」（歐粵：《松江民俗》[上海：百家出版社，1991]，頁167）；「受籙，常在小孩一周歲、兩周歲時做，一般兩天。第一天『打醮』，祝願孩子福壽命長；第二天『關橋』，扎紙橋，象徵百年太平，順利過關」（尹繼佐等：《民俗上海·寶山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頁74）。

個人儀式，或是集體儀式，至今仍見存於上海的道教宮觀內。《上海宗教志》稱：「近代上海道教繼承前代道法，禳解方術施行甚廣，但隨著城市化進程，以及社會人士科學意識的增強，如祈雨一類大型的祈禳活動大為減少，所施多為解星、度關一類小法。」⁴可見，近代上海道教的過關儀式屬於禳解類的法事活動，且規模不大。

事實上，浙江蒼南、浙江金華、⁵貴州的湄潭和德江土家族、⁶廣西昭平、⁷甘肅環縣、齊云山⁸等地都有為孩童舉行的過關儀式。例如，浙江蒼南的閩山度關「三元禳災解厄度關召魂保安道場」，一般需請五位師公，做一整天法事，共十九場科儀，儀式的高潮就是高功率五營軍兵喊關衝關，眾人過「百花橋」，再繞「寶塔」一周，小孩兒從「佩籠環」內鑽過，象徵關已過。⁹貴州湄潭的過關則是請端公作法，法師赤足從刀關上走過，表示引度過關小孩兒度過關隘。¹⁰甘肅環縣的道情皮影《過關》戲卻是一場儀中有戲、戲中有儀的除煞解厄儀式戲劇，它採用了關羽過關斬將的影戲表演形式，實為過關的儀式過

⁴ 孫金富主編：《上海宗教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頁247。

⁵ 何壽松：〈清抄《陰門打關煞科》與兒童「過關」舊俗〉，《收藏》，第219期（2011年3月），頁77-78。

⁶ 陳玉平：〈12歲：一個重要的生命節點——論貴州德江土家族兒童「過關」儺儀〉，《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頁1-6；貴州省德江縣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儺韻：貴州德江儺堂戲》（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3），頁392-409。

⁷ 朱展炎：〈過關與護花——廣西昭平縣仙回瑤族鄉「作花樓」儀式考察〉，《宗教學研究》，2017年第2期，頁149-154。

⁸ 陳文龍：〈齊云山度關儀式與星斗信仰初探〉，收入於潘崇賢、黃健榮主編：《道教與星斗信仰》（香港：青松出版社，2015），第2輯，頁121-139。

⁹ 徐宏圖、薛成火：〈浙江蒼南道教閩山派度關儀式〉，《民俗曲藝》，第125輯（2000），頁1-98。

¹⁰ 楊蘭、張業強：〈貴州湄潭的兒童過關儀式〉，《民俗曲藝》，第106輯（1997），頁167-192；張業強：〈貴州民間魂魄信仰——湄潭過關儀式研究之一〉，《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8卷第5期（2000），頁89-92；張業強、楊蘭：〈貴州民間魂魄信仰——湄潭過關儀式之研究之二〉，《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5期（2004），頁74-79。另可參梁正海：〈土家族儺儀「過關」的符號隱喻〉，《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頁6-9；〈儺儀「過關」的象徵結構〉，《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6期（2009），頁25-30。

程。¹¹各地的過關儀式都是為了孩童能夠平安度過成長過程中的災厄，躲避關煞而舉行，但在過關的表現形式、主事的神祇等方面，它們又各有其地方特色，有些亦與當地的民俗有關。

在上海的地方民俗中就有「過橋」一說：

開北一帶的居民在孩子出生後一個月，父母親便要邀請諸多親友前來吃「滿月酒」。在吃「滿月酒」前，一般先要為孩子沐浴點紅，穿戴就緒，然後焚香禱祝，燃放鞭炮，進行一個「過橋」的儀式。儀式的內容為，由產婦抱著孩子，丈夫打一傘蔽陽相隨，在姑娘等陪同下出門，一直走到選好的河邊橋頭，再由丈夫接過孩子，妻子打傘，一同走過橋去。過了橋，姑娘們齊喊小孩的小名(即乳名)，如「寶寶，家來噢！」夫婦倆則答道：「噢，來了！」隨即姑娘們在前開路，大家從另一條路回家。小孩「走」過了橋，表示過了陰陽之界，日後與陰界再無瓜葛，平安大吉，健康長壽。¹²

人們認為，剛出生的孩子仍然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因此，必須舉行一個象徵性的過橋儀式，解除這種擔憂，而這座橋象徵著陰陽之界，過了橋，也就平安到達了安全的陽界，孩子從此可以健康成長。¹³

上述這種對孩童的成長將會遇到阻礙的憂心，正是民間簡單的過橋活動，以及道教過關儀式的心理基礎。除了孩童，婦人若在特定時節過橋，也有卻病的功效：

元宵夜，有婦女「走三橋」之舉。婦孺輩以彩紙紮燈，結伴夜游，相率宵行，一路看燈，必歷三橋而後止，以却疾病，謂之「走三橋」。陸深有《走三橋詞》：「細娘吩咐後庭雞，不到天明莫浪啼；走遍三橋燈已落，却嫌羅襪污春泥。」¹⁴

¹¹ 黃虎：〈影戲表演與民俗生活、民間信仰關係初探——以環縣道情皮影《過關》戲為例〉，《音樂研究》，2010年第6期，頁20-29。

¹² 尹繼佐等：《民俗上海·開北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頁46。

¹³ 在青海河湟地區，也有類似的「過關煞」的民俗，一般由兩位男子在夜間操作，他們抱著嬰幼兒，到事先選定好的橋下面，由未抱小孩的人問：「閻王關過了嗎？」抱著小孩的人一邊橫穿橋下，一邊高聲回答：「過了。」如此，共二十六個問答，即二十六關。可參林中厚：〈過關煞〉，《中國土族》，2013年夏季號，頁48。

¹⁴ 湯偉康、杜黎：《滬城風俗記》（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1991），頁34。

這種走三橋的滬上歲時舊俗曾經流行於上海徐匯、嘉定、松江、黃浦等地。年長婦女還會拖兒帶女，或挾持嬰兒衣衫走三橋，祈祛病消災。¹⁵ 該風俗亦稱「度厄」或「走百病」，¹⁶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逐漸消失。¹⁷ 此外，《滬城風俗記》還記有一條：「清俗，中秋鄉間以渡橋為過運。」¹⁸ 這也許是農村的習慣。

無論是過橋，或是走三橋，它們都與道教的過關儀式有相通之處。首先，橋是一個關鍵因素，象徵著關口，連接著兩種不同的狀態，這是道教與民俗共享的象徵符號。¹⁹ 在宋元度亡科儀中，煉度亡魂、說戒、傳符之後，通常就是度橋送亡，橋是亡魂經過煉度後生天的必經之路，南宋金允中曾解釋到：「齋功既就，善果克圓，佩受符章，沾領功德，度法橋而徑往指雲路以高昇。」²⁰《道藏》中還保留了不「昇仙橋」或「生天橋」的圖像，橋往往與生天台或朱陵府相連，是一個得救的隱喻。²¹ 在上海地區，「渡橋」科儀依舊是最為常行的度亡法事之一。²² 在過關儀式中，橋也是必備的儀式用具，信眾從橋下穿過，象徵關口已過，正如《廣成儀制·禳關祭將全集》中所稱，橋者，「乃禳關之舟楫，實度煞之慈航」(1b)。其次，這兩種活動多少都與孩子有關，而過關科儀最初即是為孩子設計的。最後，它們的目的都是祛病消災。

《申報》對過關活動的記錄表現了民眾頗高的參與度，其中對壇場的一些細節描寫，可與現在的過關壇場相對照，這是本文第二部分的

¹⁵ 尹繼佐等：《民俗上海·嘉定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頁49。

¹⁶ 另可參見陳恩維：〈「走百病」民俗的淵源與流變〉，《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頁42-50。

¹⁷ 尹繼佐等：《民俗上海·徐匯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頁69。

¹⁸ 湯偉康、杜黎：《滬城風俗記》，頁79。

¹⁹ 另可參考覃韶山：〈中國南方民族橋俗淺探〉，《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5期，頁85-87，101。

²⁰ 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卷三十七，《道藏》，第31冊，頁594下。相關研究，可參姜守誠：〈宋元道書中的引魂度橋科儀〉，《弘道》，2016年第4期，頁64-70。

²¹ 部分插圖可參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卷三十四，《道藏》，第31冊，頁6中-下；蔣叔輿：《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三十九，《道藏》，第9冊，頁607中-608上。

²² 可參見朱建明、談敬德：《上海南匯縣老港鄉農家渡橋儀式與橋文化》（臺北：國家圖書館，1996）。

主要內容。在論文的第三部分，筆者將以上海浦東崇福道院（俗稱聖堂）²³的《清微禳關解煞元科》科本為例，介紹當代上海道教過關儀式的基本架構及其特點。

二、《申報》中記載的過關

清末光緒年間（1875–1908），上海的過關儀式大多在紫微大帝誕辰舉行，《申報》多有記載，並有一些細節描寫：

本埠相傳四月十八日為萬星教主誕辰，兒童前往燒香，可得關煞開通，老年人亦可消災免厄。夙由盲者集羽士誦經解禳，其中設一紙橋，老幼繞行，又用板門兩扇，鐵鍊鎖之，待羽士念完《百解星圖》，始啟門放人走出。厥名為「過關」，從此一年內可無災無晦。此不過斂錢計耳，然愚者尚深信弗疑。故前日城內有數處道場，扶老攜幼而過關者，亦頗熱鬧，其實皆無益之費也。²⁴

文中的盲者大概就是星士，他們會根據信徒的生辰，推算出所犯的關煞，經常與道士合作，設壇解禳。²⁵參加儀式的人不止孩子，還有老人家，有諺語云：「老者延年益壽，少者關煞開通。」²⁶他們圍著紙橋繞圈，待道士念完《百解星圖》後，²⁷從板門和鐵鏈構成的關口走過，便完成了過關。在過關時，還需要支付一點費用，不然就被稱為「逃關」。²⁸之後的記錄中，漸漸有了舉行儀式的場所的名字，壇場的設置也有所變化：

²³ 崇福道院位於上海浦東新區三林鎮，宋景祐四年（1037）建，宣和元年（1119）賜額，後毀於火，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重建。1987年恢復開放，同時加以整修。每年的農曆三月十五日為道院傳統廟會日。具體介紹，可參黃景春、張開華、李琦編著：《浦東名觀崇福道院》（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

²⁴ 〈習俗移人〉，《申報》，1878年5月21日，03版。

²⁵ 在《清微禳關解煞元科》中，也有「切念信 遂憑術士推算年庚，云謂星辰臨照，關煞並衝，非仗禱祈，何由感格」之語（手抄本，無頁碼）。《申報》還登載過為人推算流年命運的盲人星士與念宣卷者申通，為人禳星解厄，獲取金錢（〈請禁念宣卷者混用道服法器〉，《申報》，1919年10月1日，03版）。

²⁶ 〈星主聖誕〉，《申報》，1876年5月12日，02版。

²⁷ 現今上海的解星道場中仍會用到《百解星圖》，並且，解星通常與過關連著一起做。

²⁸ 〈過關逃關〉，《申報》，1882年6月4日，04版。

昨日相傳為星主誕辰，城內東華道院、也是園、育嬰堂及邑廟星宿殿等處，游屐如雲。俗例，家有靈馨者，必於是日襁負而來，求菩薩默佑，謂之過關。羽士取竹兩枝，以紙剪成船式，懸於中間，如橋梁，上插小旗，四面寫就「闢煞開通」字樣，以鐵鍊鎖錮，置於殿上，俟過關者蜂屯蟻聚，羽士即將鐵鍊解開。抱幼孩者狂奔一匝，一日數次，以為幼孩可以無災無害。是日，天公做美，日朗風清，綠女紅男摩肩接踵，羽士鳴鐘擊鼓，聲聞遐邇，口香燭者頗獲厚利。²⁹

為小孩子做的過關儀式既可以在道士的個人道院中舉行，如由浙江人徐本述所開設的東華道院，³⁰ 也可以在道觀中舉行，如也是園³¹ 和城隍廟星宿殿。³² 道士所建的關橋有些變化，橋狀的紙船代替了板門，上面還插上了小旗子，各寫有關、煞、開、通四字，仍然用鐵鏈鎖住。次年的一篇報導又介紹了另一種形式的關橋：

²⁹ 〈過關陋俗〉，《申報》，1894年5月23日，03版。

³⁰ 上海開埠後，外地道士隨著各地來滬謀生的移民來到上海，紛紛開設私家道院，為同鄉信眾服務。私家道院只是在自家住宅門口掛上一塊道院的表牌，客堂裏掛一幅老君或張天師的神像，不供信眾燒香，只是承接道場的地方。據1949年統計，上海有各幫道院145所，其中本幫七十所、蘇幫十九所、錫幫九所、寧波（四明）幫十七所、紹興幫五所。詳情可參孫金富主編：《上海宗教志》，頁224-232。其中所列道院列表中，並無東華道院，但在網上有東華道院的簡介，可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5%8D%8E%E9%81%93%E9%99%A2/4559707?fr=aladdin>，2017年8月16日查。上海東華道院，道教道院，在上海市上海縣虹橋南白柵內。清康熙年間（1662-1722），浙江人徐本述建，乾隆四年（1739）重修，道光年間（1827-1850），重建西偏樓宇，光緒三十一年（1905），同仁義學遷此，宣統三年（1911），改作他用，後廢。

³¹ 也是園，上海四大名園之一。明建，後為太學李心怡別業，傳乾隆中，改為道觀，稱「蕊珠宮」，建有純陽殿、斗姥閣、文帝殿等。可參祝鵬：《上海市沿革地理》（上海：學林出版社，1989），頁242-243。環球社《圖畫日報》（1909年創刊）中有《蕊珠宮》圖像一幅，圖釋稱其已改為普同義務小學堂，但其中的文昌殿等處則由康姓羽士住持，春秋官長仍於此祭祀。詳見環球社編輯部：《圖畫日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1冊（1909-1910），頁554。

³² 星宿殿在1924年大火之後，重建於1927年。這是一座位於金山神主大殿西側的獨立建築，共三層，第二層是閻王殿，第三層是供奉著「六十花甲轉運星宿」和其他神靈的星宿殿。上海市文獻委員會編：《上海城隍廟》（鉛印本，出版社不詳，1948），頁10。其香火之盛可見上海新天安堂前主教達文德的描述，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514。

本城各廟羽士在佛殿³³上，以竹竿製成橋一座，週圍插五色小旗，置「關煞開通」四字於上，用鐵線絆住。待各嬰兒齊集於此，羽士將鐵線放開，各抱孩兒繞走一週，以為過關。昨晨，本城女皆抱嬰孩絡繹於道，各廟香烟繚繞，頗形擁擠，各羽士無不利市數倍云。³⁴

無論是竹制，還是紙制，插上旗子，寫上「關煞開通」的關橋，與現今的關橋形式已相差無幾了（詳見第三部分）。除了上述東華道院、蕊珠宮和城隍廟星宿殿，大境關帝廟³⁵也是進香過關的大熱之處，³⁶俗稱「過關會」，分別於農曆四月十八日（星主誕辰）和八月十八日舉行。據說，小孩每逢三、六、九、十二、十五歲時，皆要到關帝前過關，才能保證孩子聰明健康。如果是一些自幼體弱多病的孩子，還需要寄名於關帝，認關帝為「過房爺」，並接受賜名。³⁷ 1905年，一篇〈論禁斂錢〉發佈於《申報》上：

前日，上海縣汪口庭大令查悉本邑城廂內外各道院有設立過關名目，令婦女幼孩入廟燒香，斂錢肥己。因即出示諭禁並札道會司一體，查禁南市高昌廟、³⁸茅山殿、³⁹安瀾道院，⁴⁰均不遵禁令，被值日差往阻。⁴¹

³³ 此處的佛殿，不知是筆誤，抑或是的確有道士受邀於佛寺行儀。

³⁴ 〈關煞開通〉，《申報》，1895年5月13日，03版。

³⁵ 大境關帝廟始建於明萬曆年間，高踞城樓，香火旺盛，曾接待過張元旭、張恩溥兩代天師，現為上海道教協會駐地。孫金富主編：《上海宗教志》，頁209-210。

³⁶ 〈俗例相沿〉，《申報》，1896年5月31日，03版：「昨晨至暮，愚夫婦之抱嬰孩，謁城內東華道院、邑廟星宿殿、大境等廟進香者，絡繹於道。各廟山門大開，幾有應接不暇之勢，為黃冠之盛會云。」

³⁷ 孫金富主編：《上海宗教志》，頁252。

³⁸ 上海城南高昌鄉的鄉廟。唐代天寶年間，華亭置縣時，已有高昌鄉；元代上海立縣，高昌鄉正式納入上海縣。可參考周駿發：〈話說高昌廟〉，《上海檔案》，1985年第2期，頁31。

³⁹ 即萬福行宮，在西門內，每年春間有茅山會。可參葛元煦著，鄭祖安標點：《滬遊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7。

⁴⁰ 位於小南門，始建於清咸豐八年（1858），由嘉定城隍廟正一派出家道士王涵（字溪雲）在上海知縣和沙船業主的資助下創建，祀媽祖，1958年廢。孫金富主編：《上海宗教志》，頁211。

⁴¹ 《申報》，1905年5月23日，09版。

《申報》對過關的評價一直是比較負面的，認為這是「無益之費」，術士和道士藉此「斂錢肥己」而已。即使衙門出了禁令，但老城廂的道院還是照例舉行過關儀式，正所謂「俗例相沿，牢不可破」。除了在經濟方面的譴責，《申報》上登載的南京、杭縣和吳山等地的過關儀式還反映出了社會安全問題：

杭州訪事，友遞來魚素云，道家者流，向有度關解厄之事，哄動愚民，藉以從中取利。杭州各斗壇於九月禮斗之時，擇日過關。凡男婦大小，無不往彼購買關牒。屆時，羽士誦經仗劍，先將劍打開關門。凡過關者，俱隨之趨過，擁擠非常。而吳山各壇係富家子弟所為，不收分文，故過關者尤多。某日，璣衡壇過關，有某大令之女、公子二人，年尚幼穉，到彼隨眾而行。不料人數過眾，致受驚恐，並失去首飾二件。大令聞知，立飭巡防局分巡，傳喚地保嚴查。旋知人眾之中，有一竊匪混迹其間，當即拘獲，重責二百板，枷號示眾。⁴²

與滬俗不同，杭州的過關在九皇誕期舉行，道士以劍啟關，可能也搭設了高臺。⁴³ 吳山的道壇則出了盜竊事件，無獨有偶，在次年的杭州過關儀式中，又有一女孩被眾人擠倒，頭觸在石上，鮮血淋漓，經人數以藥末，始得無恙。⁴⁴ 或由於杭州斗壇過關的影響之大，1920年在上海大世界舉辦的九皇大會，還特別邀請了杭州紫雲壇的高功法師參加：

杭州斗壇向例為兒童消災降福，祈禱關煞開通。凡小孩欲過關者，先一日至本壇司書處通告，繕具疏詞，次日晚間准十點鐘過關，由大法師給予文牒關旗，開聰益智。⁴⁵

⁴² 〈匪徒荷校〉，《申報》，1897年10月18日，02版。

⁴³ 一則〈杭縣北鄉之斗壇〉記錄了一班好事之徒延請不僧不道之徒，起建斗壇，循例搭高臺，法師披大紅袍，仗劍前導，紅男綠女，結隊相隨，從臺下穿過。《申報》，1915年10月15日，07版。

⁴⁴ 〈武林秋雁〉，《申報》，1898年10月27日，02版。

⁴⁵ 〈大世界九皇大會〉，《申報》，1920年10月11日，05版。根據報章上的介紹，上海梨園界將在九月初一共建醮壇，禮醮九日，九皇大會的組織者管理著上海的三個劇場，也特建九皇大會，並聘請到杭州紫雲壇的高功大法師、引磬、侍香等。至於上海道教界是否參與了該次建醮，則暫不知曉。



圖一 《習俗移人》，出自《點石齋畫報》

除了《申報》中的文字資料之外，《點石齋畫報》也描繪了在農曆四月十八過關之日，南京有錢人家的兒女穿戴羽士服冠，前往玉皇宮焚香頂禮的場面，稱為《習俗移人》（見圖一），⁴⁶ 而其圖釋文字與《申報》中的一則〈白門近事〉幾乎相同。⁴⁷

⁴⁶ 《點石齋畫報：大可堂版》（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2001），第1冊，頁52。

⁴⁷ 《申報》，1884年6月2日，02版。

《申報》的編者們並不鼓勵過關儀式，但他們留下的記錄，如舉行儀式的時間、地點、壇場的佈置等等，使我們能夠將現在的過關與清末民初的過關連接起來，並將視野擴展到江浙一帶，但各地的過關儀式之間是否有聯繫，仍需要做進一步的調研。⁴⁸

三、上海正一道教的過關儀式：以崇福道院為例

《申報》中記錄的過關儀式大多是集體儀式，這樣的集體過關，目前在上海仍能見到，不過，其對象已由孩童擴展到了成人，如三林聖堂每年三月半廟會上的集體過關（見圖二）。⁴⁹ 陳蓮笙道長曾任上海市道教協會會長，在他所列出的辛亥革命後上海正一派（本幫）的主要宗教活動名單中，有「代童度關」和「抱患度關」兩類，⁵⁰ 抱患度關，大概就是成人在生病時，也可以做的過關儀式。上海的顧冠福老道長曾經回憶道：「過去做道場，如果是清的，比如說有人生病了就做發符、解星，毛病重一點的就要加個地司、過關、告斗，有錢一點的人家還要加做一個立獄、翻解。……做得最多的就是解星、過關之類，地司、告斗已經不得了了。」⁵¹ 其實，無論是孩童，或是成人，都未必要等到遭遇疾病或災厄時，才去做過關儀式。此外，《上海宗教志》中還提到，度關也可祈嗣。⁵²

上海道教過關儀式的來源，目前仍無從考證，而明《道藏》中也幾乎沒有一部完整的科儀，《道法會元》卷一百五十五收有《太上玄靈禳

⁴⁸ 陶金和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所做的調查顯示，在蘇州，「廟觀中現今比較常見的醮會類別有：保障里坊繁榮的太平醮，解決個人命運危機（特別是孩童）的過關醮，防火的火醮和祈禱雷神（並慶祝雷尊聖誕）的雷醮」。如2011年7月蘇州城隍廟舉行的十二場法事中，有三場過關醮，包括過關和供天。參陶金、高萬桑：《道教與蘇州地方社會》，收入於[美]魏樂博、范麗珠主編：《江南地區的宗教與公共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頁105-106。

⁴⁹ 聖堂的集體過關是由當地的仙人張林芳提出舉行的。有關浦東的仙人，可參龍飛俊：〈上海龍王廟的「太太」們——當代上海龍王廟道教地方祭祀體系調查〉，《宗教學研究》，2014年第3期，頁11-19。

⁵⁰ 《陳蓮笙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下冊，頁278。

⁵¹ 龍飛俊採訪整理：〈一位上海城派道士的口述史——顧冠福道長訪談錄〉，《史林》，2010年增刊，頁95。

⁵² 孫金富主編：《上海宗教志》，頁248。



圖二 集體過關，攝於聖堂三月半廟會，2017年

關轉煞度厄延生寶籙》一道。⁵³ 寶籙上有「九天轉煞符命」和「鐵孩符命」各一道，前者由篆書「敕令主轉煞大將軍破天關」等字樣排列而成，後者則畫有一個嬰孩的形象（見圖三）。這些符籙將由東家的司命府君，即竈君上呈給北斗本命星君，祈為孩童解禳三災四煞、五行六害、七傷八難等一切重厄深災，保護孩童克臻昌吉。這裏出現了竈君這位幫助東家傳遞寶籙的神靈，正是「竈籙式」這個名稱的由來。上海城隍廟的薛明德法師也曾告訴過筆者，以前過關法事所需的文書中，就有一封笥是要在法事結束後，回家燒給竈君的，當時的很多文書都是在紙馬店直接購買的，這些店鋪慢慢都關門了，現在也就不用了。⁵⁴

⁵³ 《道法會元》，卷一百五十五，《保孩轉關煞竈籙式》，《道藏》，第29冊，頁822。這道寶籙屬於「混元六天妙道一炁如意大法」（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五十五），該法的師派包括：混元開教大慈普惠路真君大安、混元演教一炁妙道雷真人時中、天隱盧真人、九天金闕少宰仙真雷使查真人和天全張真人，將班包括：主壇大都督青帝天君辛漢臣、副壇都總管炎帝天君鄧伯溫、混元都總轄靈官元帥馬勝和雷霆飛捷報應使者張元伯等。對混元道法的研究，可見本刊中許蔚的論文。

⁵⁴ 與薛明德法師的談話，2017年8月11日，上海城隍廟。薛明德法師，1928年

目前，上海地區的過關儀式還是屬於冷門科儀，舉行得比較多的是浦東三林崇福道院（俗稱聖堂）⁵⁵ 和南匯地區，而各個地方的科本則有些不同。⁵⁶ 筆者手頭現有兩部過關科本，分別是聖堂使用的《清微禳關解煞元科》⁵⁷ 和金羽道人⁵⁸ 手書的《太上清微禳關解煞金科》，兩者在文字上基本不同，但儀式程序大體是一致的。由於筆者只在聖堂觀看過個人和集體的過關儀式，因此仍以聖堂科本為主，先介紹一下法事的過程。

過關儀式有比較特別的壇場佈置，需要先建一座金橋，象徵關口（見圖四）。道長們用三只桌子和兩張八仙凳搭起一座高台，上置紅橋一座，過關時，人可以從下面穿過。最上層的桌子的四腳按照方位，分別綁上一面三角旗，還要貼上對應的紅色紙條，西北為「天門」，豎「通」字旗，西南係「人門」，立「開」字旗，東南是「地戶」，插「煞」字旗，東北乃「鬼路」，綁「關」字旗。⁵⁹ 下層的兩只桌子之間架上一桿

生，法名宏旻，是浦東川沙薛家道士第二十二代傳人。相關資料，可參龍飛俊：〈上海浦東傳統鄉村社區的「家族道士」研究〉，《宗教學研究》，2015年第3期，頁38-46。

⁵⁵ 聖堂當家張開華道長寫道：「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上海浦東崇福道院聖堂廟已開始為地方信童舉行『度關』科儀；現在，隨著信眾的需求，廟觀在每年的三月十五廟會期間，道士為廣大信童舉行集體『度關』儀式，場面非常壯觀，令人欣慰。」〈淺談道教的度關科儀〉，《弘道》，2002年第4期（總第24期），頁50。然而，在朱建明考察聖堂太平公醮的時候，留意到聖堂當時不再做的法事有：揚幡發遞，亡佚天，祭天，立獄，五雷發檄，代童渡關，望鄉台。參朱建明：《上海縣聖堂道院及其太平公醮考查記實》（臺北：施合鄭基金會，1993），頁29。據一些道長介紹，由於某些歷史原因，過關、破獄等法事的確被禁止了一段時間。

⁵⁶ 與上海市道教協會辦公室主任王華道長的談話，2017年8月21日，上海市道教協會辦公室。王華道長，法名鼎晟，聖堂的科本即是由時任高功的他於2012年整理錄入的。王道長提到，南匯散居道士還在做過關，而對於各個地區科本不同的原因，他表示也無法說清。

⁵⁷ 該科本原是聖堂管理組組長唐順昌道長舊藏。唐順昌法師，1921年生，法名鼎元，是上海縣三林鄉人士，十歲即隨父學道，十二歲拜顧宏軒（又名湘濤）為師。聖堂恢復時，所用的經書幾乎都是由他主持鈔寫。參朱建明：《上海縣聖堂道院及其太平公醮考查記實》，頁18-19。

⁵⁸ 金羽道人，即金全余道長，法名羅年，道名金羽，曾是上海閔行區諸翟關帝廟的負責人。該廟大殿二樓現仍設有一座關橋，橋一頭的對聯云：「過橋消災保安康，下橋渡關解厄難」。

⁵⁹ 張開華道長的描述與筆者所見略有不同：「『關』旗插在地戶，喻指關閉地獄之門；『煞』旗插在鬼路，喻指凶厲惡煞；『通』旗插在天門，喻指通向天門之路；



圖三 「九天轉煞符命」並「鐵孩符命」，取自《道法會元》卷一百五十五



圖四 關橋，攝於聖堂三月半廟會，2017年

秤，再用鐵鍊和鎖分別鎖住秤的兩頭與兩張八仙凳的凳腳，代表關鎖。⁶⁰ 桌上還要擺放一個盆，供人每次過關時，留下一枚一元硬幣，作為「關錢」。

壇場佈置妥當後，一位高功與四位班眾登壇演法。班眾吟步虛時，高功敕水，並繞關橋一圈，灑淨壇場。高功具職、啟聖、請將，除了三清、四御、斗姥、星君等各位高級神靈外，其中與過關法事有特別關係的神靈包括：上清北帝御前地司主將譴煞太歲殷元帥、紫堂局內掌諸神孩童（或信眾）命犯天關地關神君、年關月關日關時關神君、一二三歲關神君、四五六歲關神君、七八九歲關神君、十歲十二三歲關神君、四柱四季關神君、鬼門斗底關神君、夭壽短命關神君、黃泉急腳關神君、雷公打腦關神君、雞飛落井關神君、金鎖鐵蛇關神君、午酉驚風關神君、川心六害關神君、將軍箭煞關神君、咸池無理關神君等關神。⁶¹

啟聖完畢後，上班首宣讀意文。接著，高功運用各種手訣、雷印和密咒，進行變神召將（見圖五），在過關法事中，他需要召合的是殷元帥。⁶² 這個節次也稱為「法符」或「發符」，是上海正一道士的基本法事之一。⁶³ 高功必須先變神元命真人，以秘法召合相應的天將，降臨

『開』旗插在人門上，喻指開通人門。」〈淺談道教的度關科儀〉，頁50。差別在於鬼路與地戶的旗不同，若以關閉鬼路和地煞來解釋，似乎也可以。

⁶⁰ 浦東欽賜仰殿的道長還介紹過不同設置的壇場，很有可能是川沙地區的過關壇場，如插四色旗，在最上層的桌子置本命上壇，擺上米斗和油燈等等，見張開華：〈淺談道教的度關科儀〉，頁50。

⁶¹ 《道法會元》卷三十七《上清武春烈雷大法》的帥將即是「上清武春猛史太歲至德尊神元帥殷郊」，他的部下名單中就包括「紫堂局中諸大煞神」。《道藏》，第29冊，頁7上-中。

⁶² 在上海的過關、地司和移星易宿法事中，通常都是召殷元帥，應是與其太歲神的身分有關。殷元帥的法術傳統與天心正法有密切關係，在《法海遺珠》和《道法會元》的天心地司大法中擔任主帥，有關殷元帥的形象和法術的軍事特質，可參謝世維：〈殺伐與捉斬——宋元時期官將元帥文本所映現之文化變遷及其意義〉，《臺灣宗教研究》，第14卷1期（2015），頁25-30。

⁶³ 可參考朱建明：〈東嶽廟《法符》科儀程式與高功法師在變神發符中的功能〉，《民俗曲藝》，第91期（1994），頁465-502。另可參陶金對亡斗科儀的研究，他認為其中的召將發遣節次由南宋的發奏科儀轉變而來，是雷法道派對傳統科儀的改造，亦是對宋以來章表科儀的一種繼承，〈蘇州《先天拔亡奏告科儀》初探〉，收入於呂鵬志、勞格文主編：《「地方道教儀式實地調查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3），頁512-513。



圖五 高功變神召將，攝於聖堂三月半廟會，2017年

壇場，協助法師遞送符書，才能夠順利進行之後的各項儀式。召合殷元帥的方法在《道法會元》中已有記載，如在上清武春烈雷大法中，法師「握訣丁立，滅念存誠，精思主將乘金光火雲炁，自中天而降兆，密呪曰：『唵吽嚩嘑嚩呢攝』。呪畢，引炁吸歸中黃之府，混合吹布香上。」⁶⁴ 這樣的召將需要以法師平日裏的內煉功夫為基礎，⁶⁵ 他在行法時，雙手握訣，不停摩腹，正是在化出自己的元氣，完成變神，由凡成聖，從而獲得召役神將的權力，這正是繼承了從宋元開始的道

⁶⁴ 《道法會元》，卷三十七，《道藏》，第29冊，頁7。

⁶⁵ 關於煉氣和煉將，可參劉仲宇：〈召役神將的教義基礎——從神將系統看道教信仰的獨特性〉，收入於氏著：《攀援集》（成都：巴蜀書社，2011），頁246-252。

教、密教、雷法和內丹相融的新道法模式。⁶⁶

召將完畢後，進行三獻酒與散花。然後以宣送《殷帥檄》的方式遣將，告召諸神前來協助法師行法破關。禮殷帥本命誥咒後，法事終於進入了高潮。⁶⁷若是個人過關，過關者還需佩戴一個「關牌」，上有「殷帥符」，這是過關的憑證；若是集體過關，等候過關的人群早已排起了長隊，每人肩扛一把傘，傘上吊著的包袱裏裝著信眾的衣物。除了這些，東家還要準備一隻雞，過關時，抱在手中，作為替信眾抵擋災厄的替代品。壇場上，有「黃門官」來到關橋邊，手執帥旗，與法師構成一問一答的戲劇性場景（見圖六）：

舉 白：水官解厄天尊⁶⁸

功 白：關上有人否？

黃門官答：有。

功 白：哪一位將軍把關？

黃門官答：唐將軍⁶⁹把關，關外鑼鼓喧天，紅旗飄揚，哪一個人要過關？

功 答：當職臣 帶領信童前來過關。

黃門官曰：要過什麼關？

功 答：要過天關、地關、年關、月關、日關、時關、正印關、偏印關、斷橋關、落水關，打開金鎖關，跳出鬼門關、羅漢關。關關要過，煞煞要通。⁷⁰

⁶⁶ 可參謝世維：〈殺伐與捉斬——宋元時期官將元帥文本所映現之文化變遷及其意義〉，頁9-17。有關正一派法術和內丹的會通，可參鄭志明：〈道教正一派法術與內丹的會通——以《道法會元》為核心〉，收入於劉仲宇、吉宏忠主編：《正一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第4輯，頁253-298。

⁶⁷ 據薛明德道長介紹，在浦東川沙地區，變神召將與過關之間，還有「召金橋」和「救靈雞」的節次。參張開華：〈淺談道教的度關科儀〉，頁51-52。

⁶⁸ 第一轉舉「水官解厄天尊」，第二轉舉「地官赦罪天尊」，第三轉舉「天官賜福天尊」。

⁶⁹ 第一轉為唐將軍把關，第二轉為葛將軍，第三轉為周將軍。在《靈寶玉鑑》卷二十一《飛神謁帝門》中，三位是分別守衛欲界陽精之門、色界洞華之門和無色界正陽之門的將軍。在前文提到的《保孩轉關煞竈錄式》之後，還有上元唐將軍、中元葛將軍和下元周將軍治孩童驚法。

⁷⁰ 之後的兩轉還有許多不同的關名，包括：百日關、四季關、鐵蛇關、四柱關、雞飛落井關、雷公打腦關、天狗白虎關、黃泉急腳關、斷橋落水關、地祇關、天門關、地戶關、人門鬼路關、深水斷橋關、將軍箭煞關、猖鬼敗亡關、不睡夜啼



圖六 個人過關：高功與黃門官對話，孩童抱著雄雞正在過關，攝於聖堂，2017年

黃門官曰：奉何人之法？

功 答：老祖師之法。

黃門官曰：奉何人之旨？

功 答：玉帝之旨。

黃門官曰：奉何人之令？

功 曰：奉殷元帥之令。

黃門官曰：可有代替？

功 曰：有靈雞代替。

黃門官曰：可有錢鈔？

功 曰：錢鈔在孩童身上。

黃門官曰：可有文憑？

功 曰：有關牌為憑。

黃門官曰：有敕有令，就此開通。

關、一周二歲關、三六九歲關、十二五歲關、生死鬼遊關。據王華道長介紹，共整理出三十六關。

信眾一共要過關三次，法師和黃門官的問答也要進行三轉。每輪對話完畢，鋪排打開鎖鏈，信眾便可一一過關，同時每一轉在關口留下一元關錢。

過關結束後，信眾接受法師灑淨。法師再進行「敕雞」，還要打破一只裝滿白米的罐子，象徵打破關煞；並走向關橋，敕四方，斬四門，劈破關煞宮。最後，送神迴向。至此，一場歷時約半小時（個人）至一小時（集體）的過關儀式圓滿結束。

在了解了過關法事的大致過程後，下文將簡單比較聖堂《清微禳關解煞元科》（以下簡稱聖堂抄本）和金羽道人抄《太上清微禳關解煞金科》（以下簡稱金羽抄本），兩者具有相近的儀式結構，但在細節上也略有不同，可見下表：

	聖堂抄本		金羽抄本
1.	步虛	1.	步虛
2.	水盂作用，灑淨	2.	水盂作用，灑淨
3.	具職、啟聖	3.	具職、啟聖
4.	入意	4.	入意
		5.	焚香奉請各關煞神君
5.	變神召將	6.	召將
6.	三獻酒、散花	7.	三獻酒、散花
7.	宣讀檄文、送檄	8.	宣示、發譴檄文
8.	禮殷帥本命誥咒		
		9.	關橋前，宣讀開關符命
		10.	關橋前，敕雞
9.	過關	11.	過關
10.	信眾灑淨		
11.	敕雞		
12.	打破罐子	12.	將雞入髻，關字封口，執斧劈碎
13.	敕四方	13.	斬關
		14.	孩童灑淨
14.	送神、迴向	15.	迴向

從上表的比較中可以看到，在過關之前，兩個科本的最大不同集中在奉請關煞神君、宣符命和敕雞上。金羽抄本將奉請關煞神君當作是一個重要的單獨節次，分十一次，共召請了四十八位神君；而聖堂抄本是在具職啟聖時，提到了近三十位神君的名字。不過，兩者的啟聖中都提到了「紫堂局」這個機構，可見金羽抄本所召合的也是殷元帥，雖然其科本中從未提到，而王華道長也曾告訴筆者，過關儀式召合的必定是殷元帥。聖堂的過關儀式中基本沒有用到符命，金羽抄本中特地提到了在關橋前宣讀符命，可惜科本中並未寫明有哪些開關符命。

至於敕雞，金羽抄本中這樣解釋靈雞的作用：「將軍打開金鎖路，雄雞撞破鐵蛇關。」這與聖堂抄本中靈雞替人當厄的角色不同，因此，金羽抄本需要在過關橋之前敕雞，以便雄雞能夠撞破關口。至於替代品，該科本中又有「剪紙裁成果像形，有身有貌更無聲，壇前代去嬰兒過，請過關橋款款行」的語句，這似乎說明在儀式中，會準備紙人替嬰兒受過。

過關之時，金羽抄本也是採用問答的形式，不過是高功與眾班之間的對話，並沒有「黃門官」；且由關元帥值日，而不是唐、葛、周三位將軍，不知是否與金羽道人身為關帝廟的當家有關。由於筆者暫未考察過根據金羽抄本進行的過關法事，因此仍有許多細節不甚明了。

雖然有上述差別，且兩種過關儀式科本的文字不同，但法事的基本架構還是比較一致的。據張振國介紹，上海三元宮坤道院現行的《禳關度煞金籙科儀》採用的是《廣成儀制》中的《禳關度煞全集》，但根據現代社會的特點，作了一些改動。這套上海全真過關儀式主要採用的是如下方式：在每一關關神前進行供養、存念、三獻禮和宣牒，以祈請王母打開金鎖路。⁷¹ 相對於這種「文質彬彬」的禳解，上海正一的過關顯然要更為「威風凜凜」，需要召合雷法將帥，敕破關煞。不過，這兩部正一抄本中的關名及其數量並不一致，甚至在同一部科本裏前後出現的關名都會有出入；而全真過關中的關數則非常清楚，共三十六關。

⁷¹ 張振國：〈《禳關度煞科》的功能及其特色〉，《上海道教》，2013年第4期，頁38-40。

四、結語

本文開首所列舉的研究已表明，中國的很多地方都有過關儀式，可見孩童在成長過程中必遇關煞的觀念是相當普及的。各地的過關儀式既有一些共享的元素，也有因地制宜的地方道法的特色，體現在神譜的編排，或是行儀過程中與民俗的結合。上海地區的民俗中也有類似的過橋、走三橋的活動，它們與過關儀式共享著「橋」這個象徵符號。《申報》中所記載的過關報導讓我們了解到，原來在清末民國時期，這是一個在上海社會中頗為盛行的活動。

在上海道教高功法師的眼中，過關法事中的內秘不多，只要懂得作為基礎法事的召將，就很容易學會了。它還是一個冷門科儀，做得比較多的儀式是諸如解星、齋天、祝願、亡五七等等。不過，在筆者看來，這齣儀式雖然簡單，卻很接地氣，需要信眾的親身參與。尤其是集體過關，兩三百人排成長隊，背著包袱，一路小跑，齊齊過關，彷彿一場集體狂歡。儀式過程中，高功與黃門官對答的戲劇性場景又會加深信眾的在場感，令他們對儀式的意義和進展有生動的體驗。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經過關橋之後，個人的運數，甚至是集體的面貌，或許也將就此一新。日前，位於上海中心城區的上海城隍廟業已開始組織學習過關法事，據悉已經為信眾做過一場法事。這也許微微透露了一點訊息：過關法事雖然簡潔，在民眾中仍有一定基礎，或許這就是道教通過儀式，重建與信眾團體之間的緊密聯繫的一個好抓手。⁷²

⁷² 在上海城隍廟丁酉年「玄元降聖節金籙大齋法會」中，法會策劃者安排城隍廟居士一起登壇參與朝禮懺悔，「儀式中加入信徒的互動，在於有意地去修復教團與信眾早已渙散的關係」。見祝逸雯：〈從一場法會看「互聯網+」時代的道教〉，刊登於《中國民族報》，2018年1月16日，第7版。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Daoist Ritual of “Crossing the Barriers” (*guoguan*) in Shanghai

Yiwen Zhu

Abstract

In China, it is believed that every child is destined to pass through, especially at an early age, a series of barriers. The Daoist ritual of “Crossing the Barriers” (*guoguan* 過關) originally aims to help children avoid evil and illness, and to extend their lives. Now, the ritual is applied to adults as well in Shanghai. Lots of reports concerning *guoguan* performed in Shanghai, Hangzhou, and Nanjing were published in *Shenbao* 申報, which showed the popularity of this ritual at that time. In contemporary Shanghai, *guoguan* is mostly performed in Pudong area. Based on a field study at Chongfu Daoist Temple 崇福道院, this research will introduce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guoguan* ritual, and make a brief comparison between two local liturgical manuals. It reveals that the Daoist ritual of Crossing the Barriers in Shanghai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ummoning of generals, dramatic performance, 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

Keywords: ritual of Crossing the Barriers, Chongfu Daoist Temple, Daoism in Shanghai